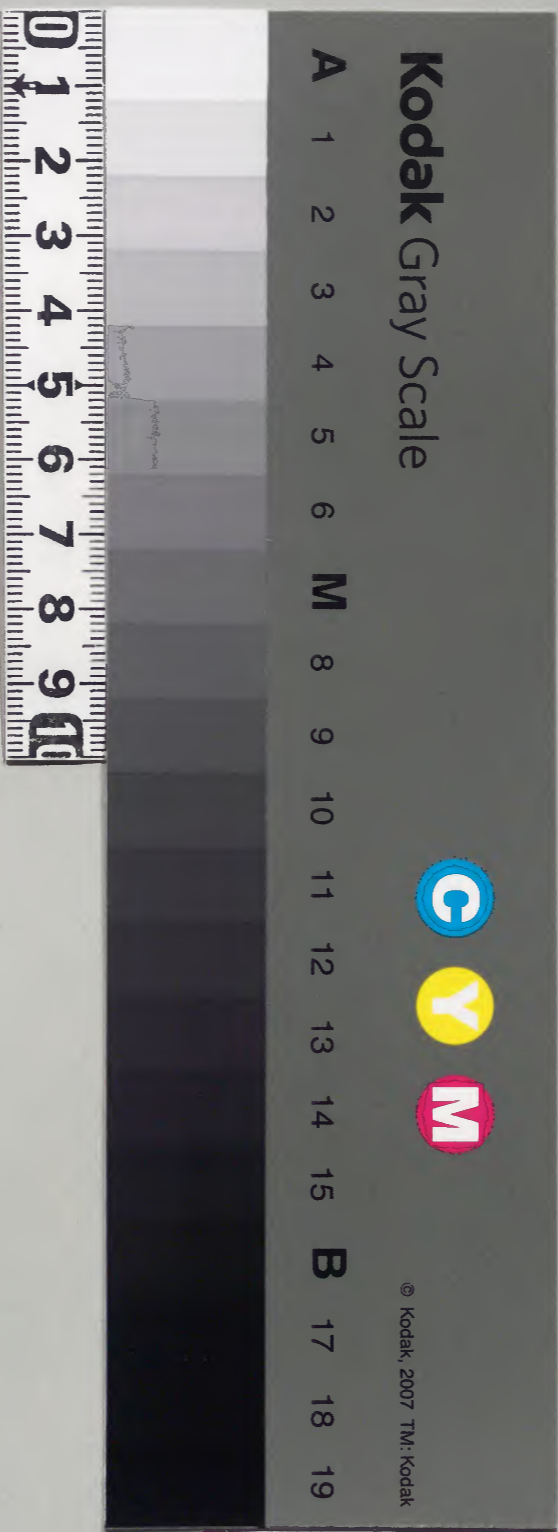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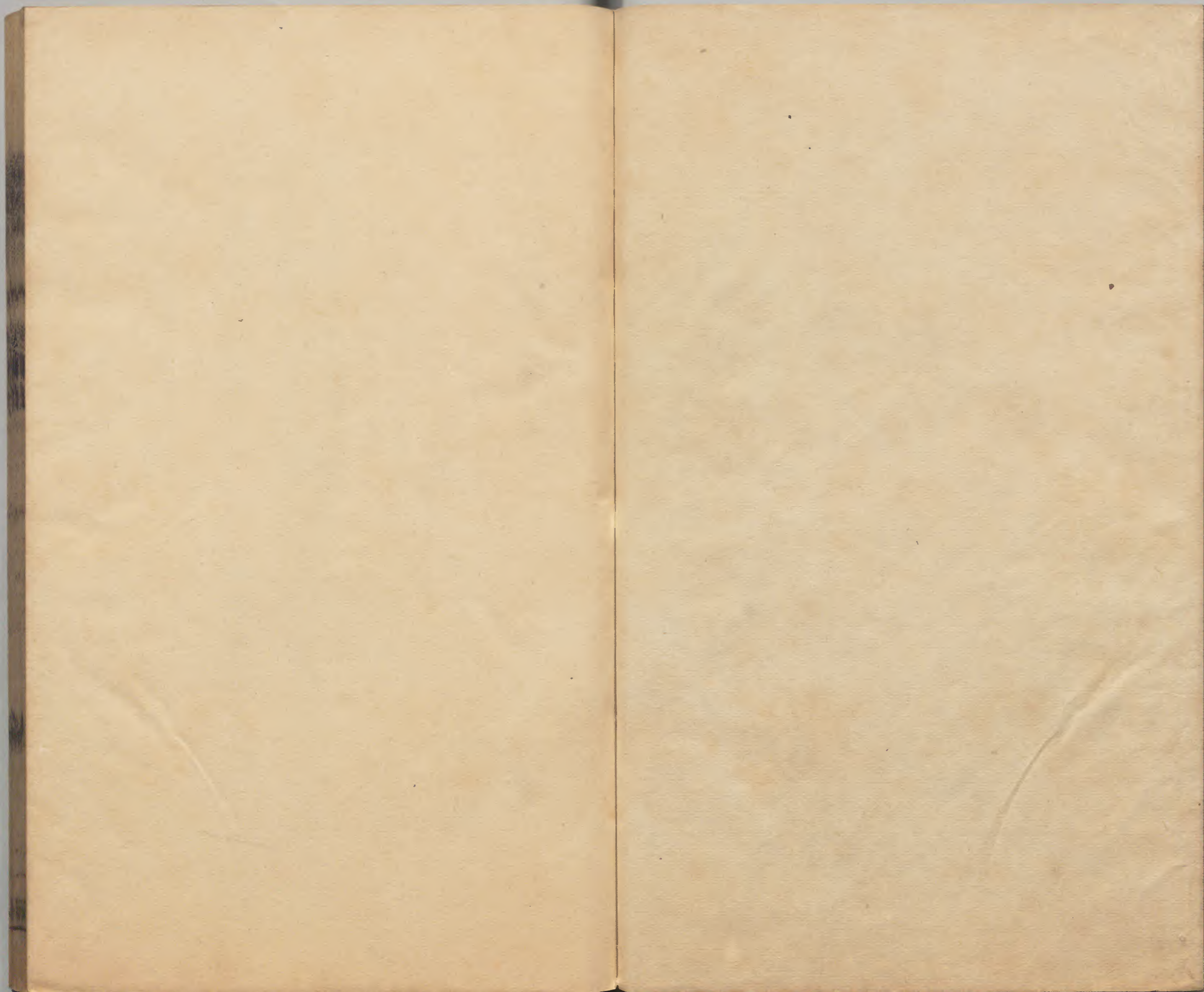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正編
十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36)	
函號	別	6 1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七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庚子晉武帝太康元年
盡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 凡二十五年

庚 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春諸軍竝進吳丞

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

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正月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
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積要害處並以

賢 除

兵
伐恒所經
不聞有爲
之守者吳
之瓦解久
矣

見吳平日
無備

臨時益無
備

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五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歸，伏兵隨入虜歆，而還。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撫之，詔濬與吳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

預已決計
克吳借會
議以下衆
志耳

明知其亡
而必欲以
一死效節
梯之處死
審矣

直造秣陵，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預遂分兵益濬，戎遣羅尚與濬合攻武昌，降之。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于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至牛渚，瑩曰：「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水軍必至此，宜畜力以待之。若幸而勝，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兵執萬倍，乘勝迎之，不憂不破。若坐待蜀兵之至，恐士衆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

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浚戰大敗于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狗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為晉兵所殺並斬瑩等吳人大震。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憚謂刺史周浚宜

謹之子孫
自愧于武
侯之後多
矣

慎善于審
勢

不諒機勢
但遵詔書
幾敗乃公
事

速渡江直指建業濬使白王渾憚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之渾果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憚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令乎渾不聽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為眾患苦至是殿中數百人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及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曰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共收昏屠之吳陶濬謂吳主

此東晉之兆
信信使

以皓之殘暴豈能敵

晉之多材諸臣果何見而疑之

曰蜀船皆水今當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未發而潰時琅邪王伷亦臨近境吳主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於伷濬舟師過三山渾濬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票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笮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弃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

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轅轅而吳已降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集覽 丹陽監盛紀輿地志歸今南郡枝江縣故城是監去聲其監姓盛名紀荆門今江陵府荆門州漢之南郡當陽編都二縣皆荆門地有荆門山在夷陵縣江南岸其山對起如門上合下開與江北岸虎牙山相對巴山在歸州巴東縣沅湘沅謂沅陵今沅州也湘謂三湘今潭州也有湘潭湘鄉湘陰三州皆隸焉離騷經注沅水出象郡潭城西東注于江合洞庭中湘水出零陵郡始

安縣陽海山東入洞庭下交廣卽今廣州也
 春秋北粵地漢置交州吳孫權以交州遷番禺
 孫休徙交州理龍編分交州置廣州零桂
 零謂零陵郡今永州也桂謂桂陽郡皆秦長
 沙郡地在湖南漢武分置二郡牛渚一名采
 石在太平府當塗縣北山下有磯古津渡也
 與和州之橫江浦相對六朝屯戍之地仲思
 諸葛靚字建平秦屬南郡三國吳置建平郡
 於巫縣今歸州是也龍驤王濬爲龍驤將軍
 九列九卿之序列三山太平州繁昌縣東北
 四十里有三山磯下流去蕪湖縣二十五里
 方舟爾雅方舟者併兩舟而行也討逆弱寇
 以一校尉創業漢獻帝時曹操表孫策爲討
 逆將軍先是袁術表策爲懷義校尉時策纔

二十歲故云轅轅
 注見秦二世三年 **晉實** 橫江注見漢獻帝興
 平元年唐彬魯國鄒

人丹陽古邑名注見周赧王三年西陵縣名
 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一統志云荆門本山

名在宜都縣西北五十里大江南與虎牙山
 相對漢爲南郡臨沮當陽編三縣地晉隆安

中置武寧郡治於編隋屬荊州唐初于長林
 縣東境置基州貞元中析置荆門縣五代時

高氏建爲荆門軍治當陽尋省宋復置軍徙
 治長林端平間又徙治當陽元陞爲府移治

古城尋降爲荆門州本朝以長林縣省入
 改屬荊州府夷道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

年樂鄉城名注見康帝建元元年巴山在荆
 州府巴東縣治南沅湘二水名沅水在辰州

府城南上自辰州界流入桃源縣境經此東流至龍陽縣北入洞庭湖湘水在長沙府西環城而下源出廣西興安縣海陽山西北流至分水嶺分為二派曰漓水流而南曰湘水流而北由靈渠與灌水會湘猶相也言有所合漓猶離也言違湘南流湘水至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達洞庭交廣本二州名春秋為南粵地秦于此置南海郡後趙佗據其地漢武帝時討平之復為南海郡屬交州刺史東漢末遷交州治番禺三國吳又遷交州治龍編而于此置廣州梁陳並置都督府隋置總管府後改廣州曰番州大業初又改南海郡唐復置廣州總管府陞大

都督府天寶初改州為南海郡乾元初復為廣州唐末置清海軍節度宋為廣州清海軍大觀初陞為帥府元置廣州路本朝改為廣州府隸廣東道胡奮臨涇人夏口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武昌郡各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秣陵郡各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零桂即零陵桂陽二郡零陵郡漢初所置治零陵縣屬荊州三國屬吳晉屬湘州又分零陵置營陽郡劉宋改零陵郡為國南齊改國為郡梁改營陽為永陽郡隋置二郡置永州治零陵縣大業初改為零陵郡唐初復置永州屬江南道天寶初改零陵郡宋復為永州府隸湖廣道桂陽郡注見漢武帝元鼎五

年(衡陽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建業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牛渚)山名在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下有磯曰牛渚去采石磯僅一里舊為險晏備禦之地亦名然犀浦世傳下多水怪物晉溫嶠燃犀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即此(周浚)汝南人(建平)郡名注見周赧王十六年(巫縣)三山磯名在太平府繁昌縣東北四十里下流去蕪湖縣二十五里(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書法

書死之予節也未有書迎戰者書迎戰死之重予之也凡國滅書死之亡

國之善辭也以為國雖亡而不為無人焉耳終綱目國滅書死之者三國漢之亡也書傅僉諸葛瞻北地王吳之亡也書張悌涼之亡也書掌據皆亡國之善辭也○書八石頭何未及國也而皓出降與他不死社稷者又異矣

發明

孫皓罪浮于桀張悌知其敗亡而為之相不足以言智然觀其告諸葛靚

之言亦可謂審于處死者故綱目於此書諸軍並進則見敵勢之甚強書迎戰死之則見拒戰而死敵此所以予其全節者也不然以全吳之眾無復一人死難如悌所云不亦辱乎此固書法之意也○又曰平吳之舉渾濬爭功今觀此書濬以舟師入

石頭吳主皓出降則其功固有歸矣此論功行賞之斷案也

王德

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

政

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分詣荆揚撫慰牧守已下除其苛政吳人大悅○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為金城太守○五月皓至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縛賜以衣服車乘拜其子弟為郎吳之舊望隨木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

雖屈辱請降猶差強人意

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他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曆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之有舊知其在姊琅邪王妃家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逼見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為慙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集覽

嬰城高誘曰嬰猶縈也謂環兵以固守之

也。金城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西城泥頭顏師古曰謂以物蒙頭如刑人之狀復十年復音福除也除免繇賦也下同漆身皮面豫讓漆身事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聶政皮面事在周安王五年

質實

金城據集覽所注乃金州非是金城唯臨洮府有金城郡注見

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未知是否知者察之

書法

漢高之初入關也書除秦苛法世祖之初至河北也書除莽苛政于是書

曰除吳苛政其子晉以弔民之師也

封拜平吳功臣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渾與周浚賤使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彊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上書曰臣前被詔書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無緣迴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明日還圍石頭又索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亦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弃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燒

謂軍人在行定數

騰其書使上聞

一言描盡
紛攘之情

濬功誠多
于渾但何
不以一議
消其競忿
與之爭執
無已耶

何其見之
不廣

皓宮得其寶物，濬復表曰：夫犯上于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孫皓方圖降首，左右已劫其財物，放火燒宮，臣至乃救止之。周浚先入皓宮，王渾先登皓舟，及臣後入，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渾浚已先得之矣。今年平吳，誠為大慶，于臣之身，受受咎累，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廷尉劉頌按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賈充及渾邑八千戶，進渾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策告羊祜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徑

武備

自古未有
擅抗不安
而能成功

出不辭，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上表頌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渾嘗請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洹、洧水以浸田，萬餘頃，開陽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

集覽

暮乃被渾

于外者祐
此策亦出
于不得已
但易為干
進者藉口
是以君子
恥而不為

通鑑綱目 卷一
所下被蒙也。當受渾節度之符文，於日暮時，方蒙行下，人名定見。定決也。決要得見兵人姓名降首降服而首罪。角巾注見漢獻帝建安四年葛巾。藺生所以屈燕頗事見周赧王三十六年。鄧艾之禍，三國魏鄧艾征蜀劉禪請艾請降鍾會等欲陷之，白於帝曰：艾所行悖逆，詔書徵艾赴京為衛瓘所殺。憤邑憤懣也。邑本作悒，憂也。洹，洹水。洹直几反，洹音育。洹水出南陽魯陽縣東，經襄城入汝，洹水出南陽酈縣西北，南入漢。案水經注：汝州魯山縣有魯山，洹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左傳襄十八年：楚師伐鄭，涉于魚齒之下。注：南陽犇縣北有魚齒山，洹水出焉。射不穿札，言射無力也。射穿七札，注見唐高宗儀鳳二年。

正誤

人名定見，今按定見，蓋當時語，謂人名定數可見者也。憤邑，今按時人以王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言憤懣不平而嗚嗚嘆息也。邑與嗚通，不訓為憂。又見第七卷。

質 何攀，成都人。劉頌，廣陵人。洹水，注見漢帝玄夏始元年。洹川，洹水，注同上年。

冬十月尚書胡威卒

威為尚書，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質實

胡威，壽春人，質之子。

初置司州

典

通鑑綱目

卷一 晉武帝太康元年

二

正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質實 司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詔罷州郡兵

無德以服人而驟去武備蓋平吳之後志意驕溢無復遠志也

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服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

之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

重矣 **質實** 寧州注見漢武帝元壽元年滇國永寧惠帝年號

書法 高帝嘗書兵罷歸家矣世祖亦嘗書罷車騎材官還復民伍矣皆美之也

此書罷州郡兵其美之歟譏忘武也大郡百人小郡五十何足以備不虞哉永寧之後忘武之弊見矣故書譏之

發明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晉武甫平吳會已有撤備之意故書詔罷州郡兵以

著其失

辛丑二年春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

意中所忌者止有一吳故藏表石函尚有瞻顧吳會既平益侈然淫逞矣

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于政事掖庭始將萬人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執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踈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質實

掖庭注見漢武帝後元元年

書法

先是一書選公卿女矣一書取良家女矣皆譏也于是復書選吳伎妾晉武之志益荒矣故前取五千人不書於此特書之終綱目書采選五晉武居三焉詳

癸巳年

發明

成湯放桀之後自謂慄慄危懼若將殞于深淵晉武平吳甫爾遽事宴遊甚至選其伎妾五千入宮此皆亡吳之物既不能舉妲己故事誅之以弔吳民反乃尋其覆轍又甚益之遂至沈湎成疾以殞其軀肉未及寒社稷為墟生民塗炭然後知帝王兢兢業業固非惡佚樂而好憂勤也所居天位所治天職刑曰天討賞曰天命夙寤晨興與天同運正所以為社稷生靈計耳嗚呼晉武苟知此意則將蚤夜孜孜寢不遑安烏有遊宴後庭中之失哉大書于冊為後鑒也

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

鮮卑慕容部初見

失此不圖遂成五胡亂華之禍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于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來羗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南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集覽

慕容鮮卑王莫護跋始自塞外入歸遼西見燕代多

冠步搖冠好之遂襲冠焉諸部因呼為步搖其後音訛轉曰慕容因以為氏案姓纂鮮卑涉歸進拜單于遵循華俗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故以為氏彊獷彊暴橫也獷古猛反若犬之獷獷不可附也前漢儒林傳敘傳曰獷獷亡秦注獷粗惡貌雜胡戎狄之在塞內諸郡者

質實

遼西郡名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一統志云昌黎本

營州地名在平遼二郡間後魏為遼西郡地屬平州隋開皇初置營州大業初罷州置遼西郡唐初復為營州金皇統初為廣寧縣大定間改為昌黎縣屬平州元至元中省入海山縣未幾復置昌黎縣併海山入焉本朝因之屬永平府

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

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書法

晉世刺史，其可書者，皆以戡亂稱。自

祖狄陶侃周訪譙王承段匹磾皆稱者也。明帝以後，刺史除罷，大抵出于柄國者

之意而已矣。

壬寅 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

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

晉武猶能容說直之論

奢侈則暴殄所以甚于天災

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毅糾繩豪貴，無所顧忌。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劾奏之。中護軍羊琇恃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程衛徑馳入營收琇，屬吏考問，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于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白衣領職。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于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人崇儉。

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集覽

糾繩糾督而繩正之。顏師古曰

繩索也。所以彈畫而取直者。言正治其事亦猶是也。鼓吹音律管壎之樂。北狄馬上之聲。

漢已後以為鼓吹。亦軍中樂於馬上奏之。都官從事。注見漢桓帝延熹七年。

質實

劉毅東萊掖人。程衛曲周人。羊琇太山平陽人。景獻后即文帝后羊氏。石崇渤海人。王愷

惠帝母舅也。文明后即武帝后王氏。

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公。荀勗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

意在諧華而立論則可為法

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統侍側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漢高尊寵五王而誅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笑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錄其小能。節以大禮。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然後。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

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集覽

鍾會三國魏太

祖時與鄧艾滅蜀後謀反伏誅

夏四月魯公賈充卒

質實

魯縣名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曲阜

所謂死見真性者乎

晉武雖為改謚而公議自存然弑逆之罪終未止也

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不得以為比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晉鄙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

謚荒公帝

更曰武

集覽

自憂謚傳史記謚法解終將葬乃制謚謚者行之迹傳者

以生存之行悉錄之可傳于後世也故曰行出於已名生於人賈充生存悖理溺情恐人錄之是以自憂始封無後者謂初受封而無繼嗣者春秋書莒人滅鄆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鄆鄆音似陵反通作繒穀梁傳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注莒是繒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莒嬴姓繒似姓皆子爵國

質實

韓謚南陽堵陽人壽之子賈充之甥

書法

克弑逆罪人也書魯公何晉志也賈妃之悍晉武欲廢之楊后猶曰公問

有大勲勞，然則晉之德充至矣。書爵所以著司馬氏之心也。

發明 賈充晉之趙穿耳，觀庾純高貴鄉公之問與孫皓弑君不忠之謂，則充之

罪惡非惟舉國知之，雖隣敵亦知之矣。今綱目書爵書卒，畧無貶詞，何哉？天理人心

之固有充，雖元惡然老病垂死，方且自憂謚傳，則是小人之心未始安為於惡也。昏

亂紀度，請謚荒公，博士秦秀猶是為晉掩護，不欲斥言之耳。書法如此，豈予之哉？正

以著晉氏崇獎姦賊保全始終之意，顯其志也。

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楊、珧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

王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

帝以為然，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王渾上書以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今出

之國，假以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懼非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

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古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

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疏者庸可保乎？於是扶風王駿、光祿

大夫李憲、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濟德又使其妻公主俱入涕泣，請帝留攸。

渾意謂齊王不當疑三楊不當信故以漢事為證

賢

帝怒謂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德而熹遂以年老遜位卒于家熹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玉官人以此〔集覽〕吳楚逆亂漢景時吳王濞楚元王稱之〔實〕李熹銅鞮人扶風郡名汪見周顯王八年岐

散騎常侍薛瑩卒

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英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

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質實〕吳郡漢獻帝建安五年

癸卯四年春正月除祭酒曹志等名賜齊王攸備

物殊禮

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粲秦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

武實忌攸故斥遠之虛加寵異益見其僞

朝士無不
歸心齊王
者其賢在
此其不善
歟晦亦在
此

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
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
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
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違舊章矣。曹志
嘆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
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
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
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
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義皇以
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
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纔得沒
身。而周漢親疎為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
為當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
况四海乎。且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

造異論。遂免志官。其餘皆付廷尉。廷尉劉頌
奏。勇等大不敬。當弃市。尚書奏請報聽。尚書
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為此。時乃獨為駁議。
留中七日。乃詔勇等七人免死。除名。命攸備
物典策。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集覽** 召穆公名
之後。周宣王卿士也。召采地名。扶風雍縣東。
南有召亭。三事三公也。掌天地人三事。漢百
官表。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
公。五世反葬。記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
世。皆反葬於周。注齊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
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
於齊。曰營丘。八座。漢制。左右僕射。并戶吏禮
兵刑工六部尚書。凡八。光武分尚書為六曹。

并一令一僕射為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
一令為八座隋唐八座注見唐太宗貞觀十
年留中七日留所奏 **正誤** 八座今按漢成帝
於宮中七日不報 初置尚書五人其
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常侍曹二千石
曹民曹客曹尚書各一人後又置三公曹氏
為五曹後漢五曹六人其三公曹二人或說
有六曹分客曹為二也并一令一僕為八座
魏以五曹尚書二僕一令為八座晉與魏同
至隋始定吏禮兵戶刑工六部集覽以二僕
六部尚書為 **質實** 庾粲鄢陵
漢制非也 人純之子

書法

殊禮何六佾軒縣黃鉞朝車也殊禮
有三詳漢桓帝元嘉元年終綱目書

殊禮十詳漢殤帝延平元年惟齊王攸得
書賜書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四詳漢高帝
七年惟蕭何得書賜然則此其先書除曹
志名何以見帝之違正論而疎親賢也除
名之例三除某名者無罪之辭也某以罪
除名者有罪之辭也但書某除名者薄乎
云爾之
辭也

齊王在晉
固棟梁也
無端摧折
之惜哉

三月朔日食○大司馬齊王攸卒

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希
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
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
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

賢

猶催上道攸歐血而薨帝往臨喪其子罔號踊陳訴詔即誅醫初帝愛攸甚篤為荀勗馮統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帝敬憚之每引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書法

書為晉惜也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賢也至親且賢徒以荀馮浸潤詭為身後之慮必欲出之以至歐血而卒帝亦聞甚矣使齊王不死豈無益于孱弱之嗣乎故綱目特書惜之

夏琅邪王佃卒

謚曰武子觀嗣

書法

卒佃何詳東晉之世也

冬河南荆揚大水○歸命侯孫皓卒

書法

書孫皓卒何子存厚也吳滅于是四年矣

五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

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曰晉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尋案舊典

天象

賢

道盈

宋一七晉武帝太康六年

三

正編

無賀龍之禮乃止

集覽

龍降夏庭卒為周禍注見

質

實武庫注見漢景帝三年

乙巳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

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蔽日滋毅嘗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執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

立法垂久未有不敝者不特中正為然

州都謂中正

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于大臣二也本立格于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及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而猶不識不過采譽于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

此鄉舉里選之餘意

結白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更立一代之制。衛瓘亦以為魏氏承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今九域同規。宜用土斷。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為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始平王文學李重。以為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土斷之實行矣。**集覽**皆取本土之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集覽**人任句絕。為之使。句絕。使去聲。銓次。考其才德而等第之。謂之銓次。**土斷**以土著之例為決斷也。土著

謂著土地而有常居者。無復縣客。縣讀曰懸。縣寄客寓也。韓昌黎文。浮寄孤縣之義。始安王文學李重。文學官名。即文學掌故也。始平王府之文學。姓李名重。**正誤**皆取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第。級以為九品。今按數語。本非難曉。集覽忽畧太甚耳。自皆取至為之十七字。只一句。使如字。屬下句。言取本土之人。見任朝廷之官德。充而才盛者為中正。使**質實**始平郡名。注見之銓次。等級為九品也。**質實**楚義帝元年廢丘

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

非待臣之
宜為其
謂慢也

通鑑綱目 卷一
時渾子濟為侍中，嘗坐事免官，久之，帝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責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誼，常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疎。』」**集覽**：和嶠，姓名也。嶠，渠廟反。尺布斗粟，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文帝即位，長自以最親，驕蹇不奉法，被廢處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今王濟援此以喻晉武不能用齊王攸也。」**質實**：和嶠，汝南西平人。

旱 ○秋八月朔日食 ○冬慕容廆寇遼西

容字文
同出鮮卑
之種

初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至是刪為其下所殺，迎涉歸子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畧甚眾，自是每歲犯邊。**集覽**：廆，戶賄部鮮卑之別部，漢南單于之遠屬也，在遼東塞外，因獵得玉璽，以為天授也。鮮卑，俗謂天為宇，故號宇文部。後遂以為氏焉。

丙午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司徒魏舒罷

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質實**：魏舒任城樊人。

賢

通鑑綱目

卷一

七

晉武帝太康八年

七

正編

丁未八年春正月朔日食○太廟殿陷秋九月改

營之

書法

上書正月朔日食下書太廟殿陷則陷於正月也陷于正月營於九月而成於後二年之四月帝之慢于宗廟如此其與遣使作治六月而成者大異矣漢昭帝元鳳四年故十年書太廟成凡宮室宗廟書成皆久而後成者也

戊申九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

書法

日食三朝大異也帝之世嘗再書矣於是又頻三年見之自綱目以來未

之有也帝即位至是二十四年書日食十有七而食三朝者凡五又且連歲三見間一歲而國有大喪變不虛生信哉兩晉日食之數未有如武帝者矣

發明

春秋書日食多矣未有連三年日食正旦者非惟春秋雖歷代亦無之此天下之大異也晉武是時極意聲色故災變若此甚至太廟殿陷星隕如雨迭書于冊使其惕然知寤屏去物慾改紀其政擢用忠良一意恐懼修省若禍至之無日猶或天意可回今乃昏于沈湎恬弗之警然後天亦不復示戒而帝遂即世矣自是而後禍難繼興必至于大壞極弊而後已人主觀此可不知所警懼也哉



天象

○**早考異** 提要早上 ○秋八月星隕如雨隕羽 敏反

落也亦 ○**地震** 伴賈頌

書法 自漢建興十五年書地震是後五十年無聞焉於是再見

西 巳 十年夏四月太廟成 ○慕容廆降以為鮮卑

都督

廆謁見東夷校尉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軍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慚鮮卑段國單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

此燕之始

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 **集覽** 巾衣士大夫衣冠段

之三 **質實** 一統志云徒河漢之縣名屬平州慕容廆析置神永縣遼改徒河為

安昌縣元平廢又有永樂興城二縣皆遼置元省之故城在遼東廣寧中屯衛境內虞舜

時已有此城

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十一月尚書

令荀勗卒

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人有賀之

通鑑綱目

晉武帝太康十年

三

正編

者，勗曰：『有，我鳳凰池。』
鳳凰池，俗謂亮反字，或作憺。憺，不稱適也。
質實 鳳凰池，俗謂中書省也。

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

王

先出齊王次出汝南遂徙殺岳殺璋狠心毒手真可畏矣晉禍始八王相攻熾即懷王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鎮許昌。又徙皇子南陽王東為秦王，都督關中；璋為楚王，都督荊州；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為長沙王，穎成都王，晏吳王，熾豫章王，演代王，孫適廣陵王。初

通即懷愍太子才在以賢后妬嫉復歸西宮事甚醜

既恐楊氏之偏而聽其出諸王何耶

以為成例誰不強為之

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適。官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謀，以太子母弟東瑤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偏，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之傅。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為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已，而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

其勸誅庚
真則悞其
條議却是
人固不可
以一眚蓋
也

不慎其終
則前功盡
弃矣

東漢以來
中外之權
盡歸于尚
書

通鑑綱目 卷一
也。○時又封宗室數人，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素寬，未可遽革。然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獨以有為。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衆，是以聖王執要於已，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也。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也。今陛下精於造始，而畧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人

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于成敗之後，則群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歲終課功，按簿而行賞罰，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故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故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彊，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實，則撓法，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勲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

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此將來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為過矣。帝不能用。**集覽** 假去聲。借與以節者。欲以重其威也。蘇鶚演義曰。節。使者所擁。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幢之形。近世漸長數尺。顏師古曰。節。編旄牛尾為之。其旄三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蘓武執節牧羊。節毛盡落是也。通謝章通進也。謝章謂謝除官之章表也。漸靡而往。靡順也。漸順方可進。外寺劉昭曰。寺。廷也。九卿所居。釋名。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也。

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

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庚戌

晉惠皇帝永熙元年

考異

按是年四月武帝崩。惠帝即位。當于

歲首大書十一年。分注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明年歲首大書孝惠皇帝永熙二年。

當去此八字。補書十一年。分注惠帝永熙元年。○謹按是年四月。晉武帝崩。歲首即太康十一年也。當依章武三年例。以前為正。或曰。愍帝亦四月即位。元帝三月即位。晉王位。夫何以後為正乎。曰。不同也。是年書太康十一年者。正武帝之終。次年書元康元年者。正惠帝之始。此綱目之正例也。愍元二帝即位之年。即書元年。本春秋之法也。魯昭公在外薨。定公六月即位。故於歲

考證

首大書十一年。分注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明年歲首大書孝惠皇帝永熙二年。當去此八字。補書十一年。分注惠帝永熙元年。○謹按是年四月。晉武帝崩。歲首即太康十一年也。當依章武三年例。以前為正。或曰。愍帝亦四月即位。元帝三月即位。晉王位。夫何以後為正乎。曰。不同也。是年書太康十一年者。正武帝之終。次年書元康元年者。正惠帝之始。此綱目之正例也。愍元二帝即位之年。即書元年。本春秋之法也。魯昭公在外薨。定公六月即位。故於歲

首卽書元年。晉懷帝永嘉五年，漢人遷帝于平陽。明年，漢封爲會稽郡公。晉已曠歲無君矣。又明年，被弑。懷帝不得正其終，而愍帝雖四月卽位，故必於歲首追書建興之號。至四年，復降于漢。愍帝又不得正其終。明年三月，元帝卽晉王位，亦必於歲首追書建武元年。二者非惟本春秋之法，抑所以正其統也。夏四月，以楊駿爲太尉輔政。質實

此條提要政下當接下條帝崩至立皇后賈氏共爲一條爲是

發明

託孤大事也。觀之顧命一書，則可見矣。自漢以來，率以名德重望居之，亦未有獨任其責者。晉惠庸愚，使賢者輔之，猶懼不免，况一蠢繆之徒乎。然是時晉武

迷亂制中，中閫故書以楊駿爲太尉，則見舉朝無人失所付託之意。書輔政而不書受遺，則見命出非正，未嘗親受顧託之意。然則晉氏之亂，蓋已兆於此時矣。豈待八王造禍而後見哉。人主觀此，其亦擇賢用能，預爲燕翼之謀可乎。

帝崩，太子衷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

知駿不可猶全輔政

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人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少間，正色謂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且欲擇朝士有

何其憤憤

時帝左右
無人得近
者則帝所
以崩之故
無從而知
也

聞望者佐之、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后召華廙、何劭、作詔授駿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帝復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遂崩、帝字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卽位、駿入居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亮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討駿、駿密遣兵圖之、亮夜馳赴許昌、乃集覽要近要謂清要權要之官近謂左右免適臣也小間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稍

書法

不踰年改元也、賀善贊曰、晉武卽位以來、書除宗室禁錮、書以傅玄等爲

諫官、書罷山陽督軍、書用故漢名臣子孫、書禁獻奇技異服、往往有可觀者、然暗於知子、納妃賈氏、而啓五王之亂、蔽於信讒、疎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於防患、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綱目每深憐而備書之、蓋其以位爲樂、無深長思、是以晉運方新、而災異狎至、書日食十有七、而食三朝者五、書水災四、而連數州者二、書星變四、而孛紫宮者再、而又書大疫、書螟、書旱、雖能開創帝業、身歿而天下大亂、宜矣、**發明**立后國之吉禮、必有盛儀、若滅裂爲之、則非尊祖承祧之意、若必備六禮、則國有大喪、豈宜行此、况嗣君方當痛割之初、乃於是日卽舉其典、何邪、且賈氏既

為元妃位號已定婦人初無外事與人君繼位不同若徐徐從吉亦未為晚不然則少須易月之後猶云可也今乃汲汲正位遂與太后並尊畧無婦姑之別賈氏逆亂之禍自此萌矣綱目上書帝崩次書尊皇太后次書立后賈氏比而觀之其義曉然在中然則賈氏之惡豈待他時弑姑殺子亂政敗國而後見哉吁

五月葬峻陽陵詔群臣增位賜爵有差

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普進封爵以求媚於眾將軍傅祗謂曰未有帝王始崩而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詔中外群臣增位賜爵有差復租調一年散騎侍郎何攀奏曰帝正位東

任先帝無可封之事在嗣皇無忍封之理

百冒昧行之一何妄也

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革命之初輕重不倫且大晉卜世無窮制當垂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集覽復租調復芳目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集覽反漢書注復謂不徃賦也唐書注有田則有租租質實一統出穀有戶則有調調出繒纊布麻質實志云峻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傅祗北地泥陽人

書法 新喪立后踰月而葬葬而行賞皆亂政也故詳書譏之

發明 上書葬峻陽陵下書詔群臣增位賜爵則是以國喪為幸而樂之也楊駿

小人欲以是取媚於眾而卒無益于事至於群臣當哀號弓劍之時亦恬然受之無

一人辭者直書於冊交譏之爾

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

已以聽

考異

楊駿上漏舅字

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

論直歸本
于心是道
學人語

蒯欽王彭
俱見幾之
士

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而欲以充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恹恹忠益而返見怨疾乎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以其甥段廣管機密張劭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馮翊太守孫楚謂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不與宗室共參萬機禍至無日矣駿不從駿姑子弘訓少府蒯欽數以直言犯駿人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無罪不可殺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以免不然與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彰逃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乎吾踰海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

負荷受遺復非其人。**集覽**作直荀子曰是謂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控苦紅反信也。論語控控而不信。注包氏曰：控，控慤也。李氏曰：控，控自信之貌。弘訓少府

弘訓宮名也。少府掌中服御。諸物寶貨之屬。文長楊駿字**正誤**。疑即衛瓘

時為太保。爵菑陽公。**質實**。孫楚太原中都人。伊霍之

書法。書假黃鉞自司馬昭始。昭自受鉞駸駸乎不臣矣。駿始輔政而居之不疑

不至於自禍不止也。故終綱目書百官總已以聽三辭莫詳於楊駿者。詳漢哀帝元

爵二年舍是無書百官總已者矣。終綱目書假黃鉞七。司馬昭楊駿謝安蕭道成高

歡湘東王繹楊堅加黃鉞四。齊王攸書殊禮會稽王道子世子元顯劉裕

發明。在易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夫九四為大臣之位，任天下

之事，宜廣求賢智，協力共理，猶懼弗勝，而四乃下應初爻，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而

四用之，宜其不勝任而敗事，至於折鼎之足，傾覆其實，赭然赧汗，而其形渥凶也。聖

人既著其義於象，而於繫辭復申之以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力少任重，鮮不及矣。之

語，然後知居大臣之位者，所任若是其重，固不可用非其人，而敗乃公事也。楊駿以

斗筭下愚之才，當柱石難勝之任，居之不疑，是時孽后窺伺於內，諸王窺伺於外，君

德昏庸，群小蟠結，雖以上智居之，猶慮不免。觀王彰辭辟之語，所謂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正犯覆餗之戒。駿之所為若此，求欲不亡，難矣。綱目書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詞，繁而不殺，則足以見駿非其人不勝重任之意。隱然於書法之間，所以為後世處非其據者之戒也。聖人象鼎繫易之意，豈欺我哉。

秋八月立廣陵王適為太子

適既立，以何邵、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為師保，拜母謝氏為淑媛。賈氏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言於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

和嶠直臣

家事，後與荀勗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勗等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從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如何？」嶠曰：「臣管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集覽

淑媛，顏師古曰：淑善也。爾

雅，美女為媛。注所以結好媛也。索隱曰：淑媛，後宮女官也。媛于春反。近進，句絕，謂太子近來有進益也。

質實

裴楷，聞喜人，秀之從弟。

以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琅邪王觀卒。

謚曰恭。

子睿嗣。

晉元帝

晉始亂

通鑑綱目

卷十七

辛亥

元康

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

皇太后為庶人

考異

太后下漏楊氏二字

考證

當補書孝惠皇帝於

元康之上

婦人之仁

初賈后為太子妃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勲於社稷豈可以其女妬而忘之邪妃得不廢后數誠厲妃妃不知其助已返以為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而為楊駿所抑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至是

以一時之小不忍貽此大禍太

觀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駿聞變召官屬謀之主簿朱振曰必闔豎為賈后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脇之索造事者首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皇太后題帛為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廐就殺之遂收珧濟及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繇不聽繇琅邪武王之子也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復諷群公奏曰皇太后圖謀社稷自絕于天陛下雖懷無已之

通鑑綱目

卷十七

晉惠皇帝元康元年

三

正編

后實自取

華不直言
為容身地
耳

戮及太后
之母慘極

情臣下不敢奉詔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
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
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成皇后居異宮以全
始終有司奏請廢太后為庶人詣金墉城詔
可又奏昨詔原駿妻龐氏以慰太后之心今
太后廢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從之龐臨刑
太后抱持號咷截髮稽顙上表賈后稱妾請
全母命不省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朝廷建
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皆赦
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
容故也公卿處議至此天集覽闔豎闔音淹
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闔豎闔音淹
掩宮中掩闔閉門者周禮內小臣以奄人為
之注奄謂精氣閉藏者豎音樹周禮內豎掌

內外之通令凡小事注豎未冠者之官名也
童子出入便疾故使之通命令治小事焉表
在石函石函宗廟中藏神主石室也楊
太后叔父珣上表事在武帝咸寧二年質實
一統志云東安漢之縣名屬城陽國東漢改
屬琅邪郡北齊廢之故城在青州府沂水縣
南五十里金墉城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董
養浚儀人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成皇后事見
漢哀帝元壽元年

書法

婦廢其姑大惡也故斥書賈氏

發明

楊駿力小任重自取顛隳楊后私其所親傾覆大事皆不足恤然綱目書

殺太傅廢太后皆歸罪賈氏者上下之分不可亂也賈氏之惡如此而晉朝公卿曾無立異莫不相與文飾姦言證成其事獨一張華稍存正議終亦遷就其說三綱既絕欲無夷狄之禍得乎

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

監賞

亮欲悅眾論誅楊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亮頗專權執咸復諫亦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繇兄澹素惡繇

二十四友一時所稱才雋也朝有大變恬不為怪顧比附權勢其人槩可知矣

屢譖於亮詔免繇官廢徙帶方于是謐彰權執愈盛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摯虞左思牽秀劉輿輿弟琨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每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集覽 督將侯謂督與將之封侯爵者

帶方郡名在遼水之東屬平州括地志云帶方故城在樂浪郭槐賈充妻姓名

質實 陸機吳郡人杭之子潘岳滎陽人摯虞京兆人左思臨淄人劉輿中山人廣城縣名未詳

沿革

晉再亂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

李肇一誣
楊駿再誣
亮瑾惟乾
綱不振故
矯竊公行
至此

太宰亮太保瑾以北軍中候楚王瑋剛愎好
殺欲奪其兵瑾以裴楷代之瑋怒楷不敢拜
復謀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勸
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
於楊駿瑾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
肇矯稱瑋命譖亮瑾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
素怨瑾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六月使
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
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亮瑾官夜使黃門齋
以授瑋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
詔召三十六軍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
遐收瑾長史劉準謂亮曰此必姦謀府中俊
又如林猶可力戰不聽遂為肇所執歎曰我
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瑾左

衛瑾能辦
衛承而不
能操其身

華復附后
助逆

瑋之殺身
報復私怨
致之也

登聞鼓之
始

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
晚瑾不聽初瑾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
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瑾輒殺瑾及子孫共九
人盛因說瑋誅賈郭以正王室瑋未決會天
明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
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
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齋騶虞幡麾眾曰楚
王矯詔勿聽也眾皆釋仗遂執瑋斬之宏盛
夷三族衛瑾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
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
繇等執黃幡趨登聞鼓訟瑾寃乃詔族誅榮
晦追復亮瑾爵位謚亮曰文成謚瑾曰成
集覽 騶虞幡繪繡騶虞于幡上即白虎幡也
說文騶虞仁獸也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世亂金賴
君子辨之

天倫大變
豈籌略所
不宜計者
耶則盡忠
彌縫亦史
臣過譽耳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召南詩仁如騶虞文公傳曰白虎黑文不食
生物尚書大傳云騶虞尾倍於身國臣姓名
也魏登聞鼓主見**正誤**按衛瓘女與國臣書今
唐代宗大曆四年按衛瓘傳泰始初自
菑陽侯進爵為公國臣謂其官屬如主簿劉
繇等集覽以為姓名非也又張華傳封莊武
郡公國臣竺道**質實**太宰亮宣帝第四子
楚王瑋武帝第五子
發明亮瓘惡楚王之剛愎欲去其兵權孽
后乘隙使楚殺亮瓘而楚亦不免綱
目不復分別皆以后殺書之蓋楚為后殺
二人而尋以專殺受戮雖曰假手於楚其
實皆賈氏殺之耳書法原情定罪歸惡于
賈宜矣况亦亂世之事不足深辨者乎

以賈模張華裴頠為侍中並管機要

考異 提要 裴頠

下有裴楷二字據
分注當從提要

賈后專朝以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謚與后
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
為眾望所依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
侍中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
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
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
闇主在上而**集覽**頠魚**質實**賈模平陽襄陵
朝野安靜**頠**河東人
秀之子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晉惠皇帝元康元年

正編

正編

發明 張華博物洽聞為晉名人賈氏以其雅有籌略為眾所依使之輔政為賈氏之計得矣華于此時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曰數年之間朝野安靜然大本不立豈能自免綱目書華與模頤並管機要則其昧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意多矣
 惛哉

壬 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弒故皇太后楊氏于

金墉城

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覆而殯之

皇后誅寃
 帝故覆

而殯之兇
 惡之人多
 畏其報此
 其真性也

書法

於是后悉奪太后侍御絕膳八日而終綱目太后書弒九而為后所弒二晉賈氏魏胡氏

發明

子不可以廢母婦不可以廢姑前已書廢太后為庶人而此猶書故皇太后者不予其廢也奪其侍御絕膳而卒直書曰弒者正其罪也賊后恣行若此晉國猶為有人乎君子猶可立其朝乎

癸丑 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 **質實** 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六

年 陝

天象

陰陽之象

深三尺

書法

於是電深三尺大異也綱目書電二十有四有深五寸者矣元康五年有

深二尺者矣漢景帝二年有深二尺五寸者矣漢宣帝地節四年木有深於此者也

甲寅

四年大饑○司隸校尉傅咸卒

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乙卯

五年夏六月東海雨雹

質實

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鄉

深五寸

書法

綱目書電二十四自是無書者矣史失之也詳漢景帝二年

荆揚兗豫青徐州大水

考異

提要作雨電大水無東海荆揚兗豫

青徐州九字

書法

大異也水殆半天下矣終綱目水連數州者十一未有多于此者也詳晉

年 巳丑

○冬十月武庫火

雨雹再見六州大水皆陽不勝陰之徵

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人器械

書法 於是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人器械

初四年武庫火三漢桓帝延熹四年是年唐玄宗天寶十年莫甚於是年矣

索頭分其國為三部

代王猗盧此元魏之先

中朝無人問及邊事諸胡浸強不可制矣

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子猗屯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屯弟猗盧統之代人衛捺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屯猗盧招納晉人猗屯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

集覽

索頭注見漢後主景

耀四年濡源在幽州分漢地理志濡水出涿郡易水東至范陽入濡濡音奴官反參合陂蘇林曰代地名參讀曰三漢雲中郡有參合縣案雲中今大同府是括地志云參合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猗屯沙漠汗長子也

質實

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一統志云濡源濡水之源也源出保定府易州城北三十里窮獨山東南流至易州支分入城近東方四里許淵而不流號聖女水漢書云濡水於曲逆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代郡注見秦王政三年定襄縣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六年

丙辰六年春以張華為司空。○夏匈奴郝度元反。

正本註曰張華使彤殺而不遂既至洛陽獨不能正明其罪耶

匈奴郝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孫秀與雍州刺史解系爭軍事朝廷徵倫還以梁王彤代之系表請誅秀以謝氏羌張華以告彤使誅之秀友人為之說彤得免倫遂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因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集覽

北地注見漢哀帝建平元年馬

蘭羌晉書注馬蘭羌即馮翊羌也盧水胡晉書注盧水胡即北地胡也解系姓名唐叔虞食邑於解縣後因氏焉解音蟹

質實

馮翊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同州解系

濟南人

解系為郝度元所敗故諸羌悉反

秋八月秦雍氏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

周處等討之

考異

討當作擊

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威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氏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

以處之忠直而弒逆大故不聞其一言想賊后勢燄燔灼無從效忠耳

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質

實周處陽羨人鮪之子涇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

關中饑疫○十二月略陽氏楊茂搜據仇池

初畧陽清水氏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疆盛徙居略陽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土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

集覽

清水注見漢光武建

仇池天險

武六年仇池古西戎地漢武置武都郡晉為仇池郡西魏改成州宋陞同慶府寰宇記仇池山在隴西成州西百里高七里餘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山上平地方二十里四面壁立峭絕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上有崗阜泉源皆為白馬氏豪族楊氏所據因呼為仇夷斗絕斗與斗通言如**集覽**略陽郡名注見斗之峻立絕謂峭極也懷帝永嘉四年一統志云仇池城名在鞏昌府西和縣南仇池山戰國為白馬氏羗國晉時楊難當三世據此後魏於此置仇池郡西魏改為成州本朝降為成縣屬鞏昌府舊志仇池城天生斗絕壁立千仞石角外向如雉堞然惟有一門可通上有田百頃泉九十九眼羊腸坂名

注見周安王十六年

丁巳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

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爲國取恥彤駿逼遣之處攻萬年于六陌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絃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劔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集覽 梁山杜預曰在馮翊郡夏陽縣北括地志云在古雍州好時縣西北同州韓城縣東南

質實 一統志云梁山在西安府乾州城西

處此時已無戰勝之運而決于死豈以受制諸王不克自展

北五里古公亶父踰梁山至岐下卽此

書法 書死之何予節也終綱目書死之五十四詳漢孺子嬰居攝元年而晉世

書十有三周處劉沈嵇紹譙登庾珉等吉朗辛賓段匹禪譙王丞卞壺桓彝沈勁吉挹世亂識忠臣信哉

秋七月雍秦旱疫

米斛 **質實** 雍秦二州名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秦注見漢光武建武

元年 天水

九月以王戎為司徒

時稱王戎簡要牙籌會計抵見其庸鄙耳

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寮，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

王衍樂廣慕清談尚浮誕晉之風俗實大壞于此

名士風流下同夷獸遂至子呵其父倫理盡喪胡虜焉得不割據內地哉

尚無者固偏崇有者

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為達，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厲聲呼之，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卓比舍郎釀熟，因夜至，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

亦執總之
一偏之論
非所以訓

譏刺清談
之弊

可全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恃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集覽**，僚寮，僚與寮通，爾雅：成，顧論亦不能救。寮，寮官也。郭璞注：同地為寮，同官為寮。將無同，為句。將無猶言無，乃得無之類。溥南王若虛曰：將無同，其意蓋

言同也。寧馨，孫奕示兒編曰：程大昌演繁露云：寧馨音甯亨，猶言恁地也。藝苑雌黃云：晉書寧馨寧字，相傳多作去聲，如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是也。劉禹錫送日本僧詩為問中原道學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則又作平聲，要之平仄雖殊，其意一也。洪邁容齋遁筆曰：寧馨字晉宋間人語，助耳，後遂以寧馨為佳，或以為鄙，殊不然也。今吳語多用寧馨為問，猶言若何也。溥南王若虛曰：邁引吳語為證是矣，而云若何則義未允。惟城陽居士桑榆雜錄云：寧猶言如此，馨語助也，此得其當。析理約言以分別義理，如破木然。胡毋索隱曰：毋音無，應劭風俗通云：其先本陳胡公之後，公子元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毋弟

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以為氏任放
 任縱意也放謂放誕也彦國輔之字比舍比
 毗至反禮地官五家為比取其相聯比而居
 也綜世之務綜機縷也謂整理當世之事使
 皆有紀若機之有錯綜萬物之生以有為分
 本作萬物之有形者雖生于無然生以有為
 已分則無是有之所質實阮咸陳留尉氏人
 遺者也分扶問反籍之兄子王衍琅
 邪臨沂人戎之從弟樂廣南陽清陽人胡母
 輔之泰山人謝鯤陽夏人王尼城陽人畢卓
 新蔡鮑陽人老莊注
 見成帝咸康三年

索頭猗奄西略諸國

猗奄度漠北巡西略諸國降附者三十餘國

戊午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揚冀州大水○遣侍御

史李苾慰勞漢川流民

略陽巴氏李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
 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畧陽
 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
 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振救之由是得衆心
 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御
 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人劔閣苾
 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
 所能振贍蜀有倉儲宜令就食從之由是散

李特巴氏
 之勢成于
 此

在梁益不可禁止特至劔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

集覽

巴氏巴郡氏戎也巴郡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氏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庠流李特二

弟名**苾**薄必反**劔閣**注見**質實**任俠注見漢三國漢後主炎興元年武帝元朔二

年**天水**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漢川**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書法

晉之失蜀自苾始故謹書之

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

考異

討當作擊

張華薦觀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己未 九年春正月觀擊萬年獲之

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鎔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敝自此之後餘燼

藉其戰爭之力受其侵叛之禍千古同一覆轍羌之始

氏之始

再叙胡之強盛

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執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為仇讐之際徙諸羌著先令罕开析支之地徙諸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閼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部戶至數萬驍

是時五胡強盛勢已不可復徙此論失之後時

勇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戶部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高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丘濬曰臣按晉人有言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於華惟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無時而可變

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為國家遠慮者其尚為子孫計豫有以杜絕消弭之母謂彼既久處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之哉晉之事可鑒也已

集覽 執贊贊之言至也古者相見之禮手有所執以告至也穀梁傳曰男子之贊羔鴈雉脍婦人之贊棗栗銀修范甯解云上大夫用羔取其從群帥而不黨也下大夫用鴈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脍雉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脍其居反乾雉也夏用之備腐臭也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也修脯也加薑桂曰銀銀修取其斷斷自修飭

也銀與段服通音丁亂反贊與摯通記曲禮篇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棋榛脯修棗栗鄭玄曰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為至也說者以匹為鶩鶩鴨也纓馬繫纓也拾謂射鞬也棋俱羽反枳也有實榛實似栗而小關中古者郊畿千里王業本根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顧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三輔舊事云東有函谷南有嶢武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四關之中故謂之關中也永初漢安帝年號先零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罕开注同上神爵元年析支禹貢蔡氏集傳曰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西方戎落也王肅曰河關縣屬金城郡

〔去卑〕右賢王之名〔呼厨泉〕南單于王名即前趙主劉元海叔祖也〔正始〕三國魏主曹芳年

號〔土思〕懷
〔質實〕江統陳留圉人
土之思

以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顥為鎮

西將軍鎮關中

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穎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后出之又以顥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顥安平獻王孚之孫也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

〔質實〕成都國名注見漢帝玄夏始元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河間〕國名

注見漢帝玄夏始二年關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安平〕縣名注見漢後主景耀三年

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璉等裴頠與賈模及張華議廢后夏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

晉初懲魏孤立之弊大封諸藩皆擁重兵故畏其強

禍亂至此
尚思優游
卒歲貪位
竊祿之情
具見

顧之上表
固辭詐也

通鑑綱目 卷十七
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顧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為毀已而疎之，模憂憤而卒。顧雖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顧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顧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顧不能從，帝為人慳駮，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執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尚

出法駁案
者出于法
之外而為
駁議也
舉朝安之
若故真可
恥矣

書劉頌上疏曰：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王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自非此類，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矣。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顧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慙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

傷心

通鑑綱目

卷十七

七

嘆曰會見汝

集覽

廣城君郭槐也賈后之母賈充之妻執犯蹕之平事

在漢文帝三年斷郭解之獄事在漢武帝元朔二年戮丁公之為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誅丁

質實

華林園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平陽

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茂先張華表字逸民裴頡表字索靖敦煌人銅駝注見太

安元年

冬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廢太子適為庶人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

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謚聘

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

家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黃門

輩誘之為奢虐由是名譽浸滅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

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麩等物而取其利又好

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不從中舍人杜錫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

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氊中刺之流血太子性剛知賈謚侍中宮

以懷愍之
慧而終于
不德失教
致之也
習氣之為
害如此古
者擇女必
慎有以也

通鑑綱目

卷十七

晉惠皇帝元康九年

七

正編

驕貴不能假借之謚譖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不如早圖之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詐為有娠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時朝野咸知后有害太子之意左衛率劉卞以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后頗聞之以卞為雍州刺史卞飲藥而死十二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

誰居宰輔
耶太子之
廢實由張
華赤族之
誅後矣

出在當時
推為名流
而輔政后
太子虛
名之不可
恃如此

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令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以其子影臧尚皆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殺謝淑媛影亦

集覽

賈午賈后之妹不能假借之言不肯假借以辭色而媚之左衛率晉

似為太子
辨實欲以
成太子罪

武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後分為左右衛率率所類反或音朔律反四率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黃麾外左右二率從挾導輿車後衛率從在烏皮外并帶刀執戟當陽注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影臧

質實

劉卞東平人

書法

廢適者賈后也不能書皇后何罪帝也帝為人父而不能辨其詐則罪固不在人矣綱目正本故不書后廢至其殺之也則書后殺矣

庚申

永康

元年春正月幽故太子遹於許昌

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首辭班示公卿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昌詔宮臣

不得辭送江統等五人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隸收縛送獄河南尹樂廣皆解遣之

實

許昌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伊水注見漢高后三年

天象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

拆集覽

尉氏漢地志陳留有尉氏縣按陳留今開封府是妖星晉天文志妖星一曰彗

星二曰孛星三曰天棊四曰地槍五曰天欒六曰蚩旗七曰天衝八曰國星九曰昭明十曰司危十一曰天攬十二曰五殘十三曰六賊十四曰獄漢十五曰旬始十六曰天鋒十七曰燭星十八曰蓬星十九曰長庚二十曰四填二十一日曰地維太白晝見注見唐高祖武德九年太

通鑑綱目

晉高祖皇帝永康元年

庚

正編

迷于寵祿
雖天變不
畏

白經天中台星拆中台星三台之中台星也拆

裂也中台二星為之奄奄疏濶也又注見漢順
帝陽嘉三年台階

質實尉氏縣名注見漢桓帝建和元年

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書法終綱目書雨血二漢惠帝四年是年書太白六詳漢安帝永初六年而書

畫見者二是年五代己酉年未有一月之中異證並作如斯時者也至若妖星見中

台拆綱目各一書而已

發明觀綱目所書天變如此讀者猶為寒心孰謂張華號為博洽乃欲靜以待

之不知弑太后殺太子靜邪否邪當時朝廷昏亂在位者初無足責獨一張華似若可取乃不能聽其子韙之言遜位而去未幾遂赤其族可哀也已

皇后殺故太子通

太子既廢眾情忿怒衛督司馬雅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官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言於倫倫然之遂告通事令史張林使為內應將發秀又謂倫曰太子聰明剛

孫秀反覆
百端始用
計以深交
賊后今又
欲害太子
廢后險惡
極矣

通鑑綱目

卷十七

三

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以免罪耳，必不深德明公。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豈徒免禍，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集覽

士倚，姓名倚於宜反。貪，冒左傳成十

三年諸侯貪，冒注，冒亦貪也。音莫。報反。又亡北反。一說好財曰貪，盡利曰冒。通志云，冒之為貪，冒只借協音，不借義。謂蒙犯禮法而贖貨也。

質實

趙王倫宣帝第九子

發明

前日太子幽廢，不書皇后者，責晉朝公卿不能堅守正議，竭力死爭也。今

此太子之死，書皇后殺者，正各定罪首惡。必有所歸也。太子既廢，不書曰庶人者，不與予賈后之廢也。隨其事變而權衡之，此固綱目書法之意也。

夏四月朔日食。○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

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頠，自為相國，追復

故太子位號。

趙王倫孫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曰：對將加頸，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

晉三亂

通鑑綱目

卷十七

晉惠皇帝元康元年

三

正編

入廢中宮，汝等從命，爵賜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開門夜入，遣齊王罔將百人，排闥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遂廢后爲庶人，收趙粲賈午，考竟，召八座以上，皆夜入殿。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以活爲？」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倫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董猛、孫慮、程據等，閭續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于是倫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倫素庸愚，復受制於秀，秀爲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于倫。詔追復故太子適位號，立臧爲臨淮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李重苟組爲左右，長史王權、劉模爲左右司馬，束皙爲記室，荀崧、陸機爲參軍，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倫遂矯詔遣使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

集覽

式乾之議，去年召公卿入議於式乾殿，束皙姓名其先，本自疎氏，後避難除足姓，束束書

孫秀專權

天道幽遠，今竟何如，獨惜以華之才，以貪位就戮也。

玉反扶曳受拜曳牽引也使人
扶曳李重令受拜除長史之職

之子臨淮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元年束皙
陽平元城人荀崧穎川穎陰人或之玄孫

書法 皇后書弑恒也此何書殺何弑逆之
賊也然則曷為不書誅不以討予倫

也其不以討予倫何倫志將竊國則非義
討矣張斐附賊后者也則何以書官不予

倫之專殺也其書遂殺何殺后遂殺某某
則其為后黨明矣故太子位號詔復之也

曷為不書詔策賈氏之必殺太子然後借
以罪之者倫之本謀也不書詔復而係之

倫所以著倫志也綱目之旨深矣終綱目
皇后弑書殺二是年晉賈氏唐武宗寶應

元年張氏列國
之后不與焉

發明 賈氏有覆載不容之罪宜正其誅而
止書曰殺者不予司馬倫之討也倫

為臣子戕害國母而不書弑者賈氏惡逆
不得為主母也上書廢后殺大臣下書復

太子位號者明趙倫之亂因廢殺太子而
發也隨其輕重而裁酌之茲綱目之所以

為綱目
也歟

五月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

書法 書太孫始此終綱目書太孫三晉司
馬臧齊昭業唐重熙未有終立者也

觀諸藩之
互相屠戮
可為藩封
權重典兵
之鑒

○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歿

趙王倫以允為票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知倫秀有異志謀討之倫秀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遂帥國兵數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於是從者甚眾遂圍相府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允結陳於承華門前中書令陳淮欲應允言於帝遣伏胤持白虎幡以解鬪倫子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共之胤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陳受詔胤因殺之坐允夷滅者數千

集覽

白虎幡即騶虞幡也注見元康元年

質實

淮南郡名注見漢武

帝元朔五年

趙王倫殺黃門郎潘岳衛尉石崇等

初孫秀嘗為小吏岳屢撻之崇之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崇岳建奉允為亂收之崇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皆族誅

集覽

乾沒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浮沉也駟案服

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二說俱非案乾

胡註一說
以水為喻
也言視利
而趨雖乾

而在陸沒
而在頂皆
所不顧

音干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
又一說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

書法 賈黨也書殺書官何
不予倫之專殺也

以齊王冏為平東將軍鎮許昌

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冏意不滿孫秀覺
之且憚其在內乃以為平東將軍出鎮許昌

趙王倫自加九錫

孫秀議加倫九錫吏部尚書劉頌曰晉漢之
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
霍光其功至大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欲
殺之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乃

賊后雖除
害政更甚

止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莠及秀林等
官並居顯要倫及諸子頑鄙無識秀狡黠貪
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
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形貌短
陋如奴僕之下者秀

集覽

莠芳無反狡黠枉
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反 **質實** 九錫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河
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

后尚書郎玄之
之女秀之黨也

前益州刺史趙廞反

通鑑綱目

卷十七 晉惠皇帝永康元年

七

正編

始之不令
流民入劔
閣良有深
意未幾果
有此變皆
李苾之貽
害

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
耿騰代之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
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
厚遇李特兄弟以為爪牙特等恃執聚眾為
盜勝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主不能制
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地廞聞而惡之州被
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勝時成都治少城益
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勝欲入州功曹
陳恂諫曰今構怨已深不如留少城以觀其
變檄諸縣合村保以脩秦氏勝不從廞遣兵
逆戰勝敗死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恂恂
主簿趙模曰今當速行助順討逆誰敢動者
恂緣道停留比至魚涪津已遇廞軍模白恂
散財募兵以戰恂又不聽眾遂自潰廞殺之

自稱益州牧置僚屬易守令李庠等以四千
騎歸廞廞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萬人
以斷集覽廞虛金反大長秋注見漢光武建
北道武九年少城張儀既築太城後一
年又築少城唯西南北三壁東即左城之西
墉也客齋遁筆曰晉益州刺史理太城蜀郡
太守理少城太城少城猶言大城小城耳案
益州古梁州也漢武改曰益州蜀郡隸焉太
城今成都府子城是注見少城秦氏氏在秦
州者曰秦氏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也魚
涪津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質實一統志云少城在成都
三壁東即太城之西墉秦張儀既築太城後
一年又築少城容齋筆錄云晉益州刺史治

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太城少城猶言大城
小城耳太城即成都府子城秦張儀所築謂
之太城初儀屢築屢頽忽有大龜出于江儀
以問巫巫曰隨龜築之果功就故又稱龜城

進

辛酉 **永寧**元年春正月以張軌為涼州刺史

張軌為晉
保涼賢矣

散騎常侍張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
之志故求為涼州時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
以宋配汜瑗為謀主 **集覽** 汜瑗姓名瑗音于
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集覽** 願反汜注見漢桓

帝建和 **質實** 張軌烏
元年 氏人

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於金墉城殺太孫臧

葬峻陽陵
則賜爵侯
楊駿則侯
督將千八
十一人已
濫賞矣今
至濫及奴
卒白版封
狗尾謂其
辱名器亦
甚哉

趙王倫逼奪璽綬備法駕入宮即位帝出居
金墉城尊為太上皇廢皇太孫為濮陽王殺
之以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為卿
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
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
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
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
郡守綱紀並為孝廉廉吏府庫之儲不足以
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 **集覽** 貂蟬侍中中常
不給或以白版封之 **集覽** 侍冠也以貂尾
為飾附蟬為文貂取其內勁悍而外溫潤蟬
居高清潔飲露而不食此因物主義故以為
冠飾漢輿服志惠文冠是一曰武弁又曰武
冠計吏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郡國上計

質實

金墉城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

書法

莽書自稱新皇帝矣於是復見終綱目稱皇帝書自者二而已漢孺子嬰

初始二年是年莽託銅匱倫託神語皆無故而然故書自

發明

觀趙王倫自稱皇帝之書與魏王曹丕稱皇帝何異觀倫遷帝于金墉城

之書與曹操遷帝于許何殊自前史以成敗論人故見於紀述者大相遠絕至綱目等而書之則凡篡弒之人其實一耳又豈有此是彼非之間哉噫

巴氏李特殺趙廞詔以羅尚為益州刺史

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廞浸忌之會庠勸廞稱尊號廞以庠大逆斬之復用李特為督將特怨廞遂攻殺之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廞反表廞素非雄才敗亡可待詔拜尚益州刺史督廣漢太守辛冉等入蜀特聞之懼使弟驤迎獻珍玩尚悅以驤為騎督冉說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

質實

書法

廞嘗書反矣曷為不以誅書特私也初李庠勸稱尊號廞託大義斬庠特

於是怨廞殺之則是復私怨而已矣故廞雖書反綱目終不以討予特也

三月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

孫洵議其正惜齊于非其人

齊王冏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又及新野公歆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討之有不從命誅及三族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仗順討逆百姓必不召自至穎從之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歆得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疆齊踈而弱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踈疆弱之有歆乃從冏顥初用長史李含謀執冏使遣張方將兵助倫及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夏附二王倫秀

聞兵起大懼遣孫輔張泓司馬雅帥兵拒冏秀子會及士猗許超率兵拒穎

集覽

洵須質實新野縣名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朝歌郡名注見秦王政七年

天象 閏月朔日食○自正月至於五月五星互經天

八王五胡錯縱爭奪之應

縱橫無常

書法

嘗書熒惑歲星逆行矣詳景帝二年又嘗書五星逆行矣景帝後三年然皆有定所也未有縱橫經天歷數月而未已者自是以後王室相屠天下大亂懷愍

播蕩神州陸沉此其應矣終綱目星變書經天二是年唐高祖武德九年縱橫無常則一而已

發明 春秋書星變多矣未有如是之甚者夫上天仁愛之心雖甚衰亂之世未嘗無所告戒亦未嘗不應于下前日中台星拆張華等不知變計皆赤其族今禍亂

已極於是天變若此既而諸王互相魚肉胡虜乘之亦互相吞食中原塗炭懷愍蒙塵兵禍不已自春秋以來亦未有如是之慘者此皆五星縱橫之應也綱目揭而書之在晉固無可救之理抑亦警告來世也歟

○夏四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

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考異** 提要兵字下有于澳

水三 **考證** 擊當作討 張泓等與齊王冏戰於穎上屢破之泓攻冏營冏出兵擊破其別將泓等乃退成都王穎

因敗以為功

前鋒至黃橋為孫會士猗許超所敗穎欲退盧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猗超會皆持節由是軍政不一且恃勝不設備穎擊之于澳水會等大敗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冏等起兵百官

將士皆欲誅倫秀及河北軍敗左衛將軍王
與帥營兵入宮三部司馬為應於內攻孫秀
於中書省斬之使黃門將倫還第迎帝于金
墉城自端門入升殿群臣頓首謝罪分遣使
者慰勞三王賜倫死收其子誅之凡百官為
倫所拜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穎顥
皆至洛陽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萬人

集覽

澳水春秋襄
十六年會于

澳梁注澳水出河內軹縣東南
至温入河澳古閭反又公壁反

質實

一統志
云穎上

穎水之上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四十里源出
陽乾山流入鈞州界按穎水有三源此為左
源出少室山為中源出少室南溪為古源澳
源在懷慶府濟源縣其源有三一出琮山俗

稱為白澗水春秋襄公會諸侯於澳梁即此
一出縣西二十里曲陽城西南山一出陽城
南溪俱東南流與瀧水合
又東南至温縣入于黃河

書法

終綱目廢帝書復位四晉
惠帝安帝唐中宗昭宗

六月以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
將軍河間王顥為太尉各還鎮

齊王冏入洛陽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詔以
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
魏故事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
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河間王顥為侍

不與齊王爭權成都得勝者

可鄙 譽殷無乃太過

中太尉常山王又為撫軍大將軍進新野公
歆爵為王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
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
戢也歆說問奪穎兵權又亦勸穎圖問聞者
憂懼盧志謂穎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
然兩雄不俱立宜因大妃微疾求還定省委
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問功德
宜委以萬機即辭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
穎問辟劉殷為軍諮祭酒曹攄為記室江統
苟晞參軍事張翰孫惠為掾顧榮王豹為主
簿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人以穀帛遺
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及長
博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儉而不陋清而不
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問以何最為中領

俱所以收譽望

又收二陸之望二陸卒以此殞其軀

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旃等
為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穎至鄴讓九錫
殊禮表論興義功臣乞運河北邸閣米以振
陽翟饑民歛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皆盧志
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
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初問疑中書郎陸
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穎為辯理得
免因表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
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
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
遂留 **集覽** 備物典策備賜威儀之物及史官
不去 書策之典使之依法書時事也張
翰翰音寒平園周氏曰張翰之翰人皆循習
讀作去聲不知張字季鷹則翰為羽翰明矣

〔侗儻卓異也侗質〕劉殷新興人曹攄譙國
本作倣他歷反人張翰吳郡人孫惠吳
郡富陽人儼之子顧榮吳郡人雍之子穆之
孫陽翟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九年平原郡
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清河郡名注
見漢安帝建元元年其陵戴淵廣陵人

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
史馮該督之李特兄輔自畧陽至蜀言中國
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闔式詣羅尚求
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該許之璽書
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趙廞者將
加功賞辛冉欲以為已功不以實上眾咸怨

不設方畧
驅使還鄉
適為亂資

以請緩示
德

又請以示
德

因民心之
歸又恐嚇
以驅之

之尚督流民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為
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且水潦方盛
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求停至冬辛冉
及犍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冉性貪暴欲殺
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曰尚設關搜索
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特之多相帥
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之辛冉又分
榜購募特兄弟特取以歸與弟驤咬之為募
六郡豪傑侯王一首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
特愈眾旬日間至二萬人復遣闔式詣羅尚
求申期尚許之式還謂特曰尚威刑不立冉
等各擁疆兵一旦為變非尚所能制宜為備
特從之與弟流分二營繕甲治兵以待至是
冉苾帥步騎二萬襲特營特發伏擊之死者

李特得民
如此而不
克保終者
無德以基
之也

甚衆於是流民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
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將軍進兵攻冉於廣
漢冉出戰屢敗犇德陽特入據郡進攻成都
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
肅然蜀民大悅尚頰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
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
州及南郫水郫音皮水在蜀郡禹貢江
夷校尉**集覽**沱在西東人大江今成都有郫
縣史記河渠書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
之中柱預益州記二江者郫江流江也**質**
實犍爲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符元年綿竹縣
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一年廣漢郡名注
見漢成帝鴻嘉三年德陽縣名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九年梁州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壬戌

太安元年夏河間王顥遣兵討李特不克**考**

異

討當
作擊

河間王顥遣督護衙博討李特軍于梓潼朝
廷復以張微爲廣漢太守軍于德陽特使其
子蕩等敗博兵博走衆降**集覽**衙博裴穆公
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質實**梓潼郡名注見漢
朔衙縣後**質實**獻帝建安十八年
因氏焉

立清河王覃爲皇太子

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
有次立之執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

懷愍死而
惠無子彭
賊尚死而

惠無孫司馬氏之報昭昭矣

上表請立為皇太子，以罔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領中書監。

質實

東海郡名

注見秦二世二年郊

秋八月廣漢太守張微討李特，敗死。羅尚擊之，

亦敗。

考異

討當作擊

張微擊破特兵，進攻其營。李蕩引兵救之，遂破微兵，殺之。李驤軍毗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為所敗。驤遂進攻成都，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

什一

質實

李驤涪人

晉五亂

冬十二月河間王顥使長沙王乂殺齊王罔。

處七上昔朝臣安在

齊王罔驕奢擅權，起府第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稽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罔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曰：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互相疑貳，二失也。蠻夷不靜，不以為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賑救，四失也。義兵有功，久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

通鑑綱目

卷之七 晉惠皇帝太安元年

正編

正編

賜物與感
達士曠懷
與庸鄙迥
別以微罪行
亦一策
處士猶入
山恐不深
事可知矣

豹以直言
取禍然豹
殺而罔之
心事畢露
罔亦不旋
踵矣

疆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執。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也。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楫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罔不能用，惠辭疾去。罔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甚，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罔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厚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徒為中書侍郎。穎川處士庾袞聞罔暮年不朝，嘆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牋於罔曰：河間成都新野三王，以方

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未見其福也。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王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長沙王又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乃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罔以河間王顯本附趙王倫，恨之。顯長史李含因說顯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為齊罪而討之，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顯從之。顯表陳罔罪，請長沙王又廢罔，以穎輔政。遂舉兵，遣李含、張方等趨

洛陽十二月顯表至，罔大懼，會百官議之。尚書令王戎曰：「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權宗讓，庶可求安。」罔從事。中郎葛旗怒曰：「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戎偽藥發墮，厠得免。李含屯陰盤，張方軍新安。檄又使討罔，罔遣董艾襲之。又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罔眾大敗，執罔斬之。同黨皆夷三族。含等引兵還長安。又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穎。**集覽**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知存而不知亡，知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伊川傳曰：「極之甚為亢之於亢者，不

知存亡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金墉，去年趙王倫遷帝于金墉城。穎，上去年齊王罔討趙王倫於穎上。屢為倫將張泓所破。黃橋，去年成都王穎討趙王倫至黃橋，為倫將孫會等所敗。三臺，案漢制以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為三臺。太伯，注見三國。漢後主延熙十五年，太伯順父之志。子臧，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子臧之節，菰菜，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蓴羹，蓴，殊倫反。水菜也。生水中，葉似鳧葵，採莖可噉。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名曰絲蓴。九月至十月，漸粗，在泥中，名曰瑰蓴。以五味和煮為羹。鱸魚、鱠魚，巨口細鱗，松江之鱸也。記少儀曰：「聶而切之為鱠。」注：聶之言腓也。

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鱸依周召之法
 周成王時周召分陝為伯公羊傳隱五年天
 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
 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銅駝史記
 注始皇所鑄銅橐駝在宮城西掖門外三國
 魏明帝自長安徙至洛陽宮門前至晉成帝
 咸康二年趙王石虎徙於鄴
 質實稻紹譙人康之子穎川郡名注見漢靈帝中平
 五年林慮山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陰盤地名未詳處所新安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宛縣名注見周赧王七年

書法

罔驕奢廢朝則有罪矣其書殺何顥私也罔以顥意初欲附倫恨之正也

顥遂懼偪使又殺罔則私矣綱目書殺所以著骨肉相屠之禍也

發明

齊王驕奢擅權自取亡滅顥不守藩國稱兵樂禍又為人所使殺戮輔臣

直書于冊舉皆罪也

陳留王曹奐卒晉人葬之謚曰魏元皇帝

考異

提要上無陳留王三字下無晉人止皇帝一十字

考證

謚曰以下當分註○謹按凡例

曰凡正統之君廢為王公而死者書卒而註其謚魏主奐雖非正統亦鈞於被廢而死者大書其謚不合正例故當分註

書法 書卒何予存厚也自廢至是三十八年矣綱目卒國滅之主七山陽公安

樂公劉禪歸命侯孫皓陳留王陳叔寶楊溥惟鄴公書薨久而後卒者無如陳留也

魏葬漢孝獻皇帝書魏漢篇也此晉篇也復書晉人葬之何予晉人也綱目予存厚

苟有禮於先代必以國書之故魏葬漢獻帝書魏晉葬陳留書晉陳葬梁孝元書陳

石晉葬故唐主書晉皆予之也然則孝獻皇帝不書謚曰此其書謚曰何所以重予

晉也世道日降晉以後國滅之主無不弑者甚則至滅其族矣惟唐於鄴公其庶乎

鮮卑宇文部圍棘城慕容廆擊破之 **考異** 鮮上是要

有圈子 疑漏

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終始無漏以慕輿河明敏

精審使典獄 **集覽** 慕輿代北複姓或云即慕訟覆訊清允容氏後訛轉為慕輿耳恐

非

癸亥 二年春二月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

其衆

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

慕輿必鮮卑之別種

任獻知兵
新附之衆
其心易搖
善用之則
成事如反
掌不善用
之則瓦解
成禽李特
李雄之際
可爲鑒矣

侵掠赦境內改元建初蜀民相聚爲塢者皆
送款於特特分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
特曰諸塢新附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
以備不虞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
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
宗岱等帥水軍三萬救尚軍執益盛諸塢皆
有二志任獻言於尚曰特散衆就食驕怠無
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
外擊之破之必矣二月遣兵掩襲特營諸塢
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傳首洛陽李流及蕩
雖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益州牧保東營
蕩雄保北營尚遣督護何冲攻流流大破之
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中矛而死
流以宗岱將至甚懼欲降李驥及特子雄迭

諫不納雄乃誘說流民與襲擊東軍大破之
會岱卒軍退流甚慙由是奇雄亦軍事悉以
任集覽蕩雄李質實蜀郡注見漢後主建興
三年赤祖疑地名未詳
處所

夏五月義陽蠻張昌反詔以劉弘都督荊州軍
事

新野王歆督荊州爲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
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爲亂會州以詔發武
勇討李流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
急所經郡界停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

流民成役
所在相聚
結黨海內
因之煽動
其禍最棘
最速不可
不戒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

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為盜張昌因此誑惑百姓諸流民避戍役多往從之江夏太守弓欽討之不勝犇武昌昌遂據江夏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為主而自為相國建元神鳳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之旬月間眾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昌至樊城歆出拒之眾潰為昌所殺詔以荊州刺史劉弘代歆為鎮南將軍督荊州軍弘以南蠻長史廬江陶侃為大都護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昌攻之不克**集覽**都督帥官名也**質實**新野郡名注見漢陽郡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山都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樊城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三年廬江郡名注見漢景帝四年

李雄攻陷郾城

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遂取郾城秋李流徙屯郾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眾饑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徐舉說羅尚求守汶山邀結長生與其討流尚不許舉怒出降於流說長生使給流軍糧流軍復**集覽**涪陵今涪州是涪水自思州之上費振涪發源經黔州澆與施州江會流又經彭水武德二縣凡五百里與蜀江會于涪水之東又涪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青城

晉惠皇帝太安二年
正編

山在今成都路永康軍青城縣北三十二里
玉匱經云黃帝封為五嶽丈人一月之內群
嶽再朝山上有流泉懸澗一日三時灑落謂
之潮泉杜甫詩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為
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汶山

晉實

一統志云
郫古邑名

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七年
為蜀王杜宇所都秦始皇置郫縣隸蜀郡漢以
後並因之隋大業初縣省尋復置唐因之垂
拱初析成都置犀浦縣宋省犀浦入焉元仍
舊本朝因之屬成都府涪陵漢之縣名屬
巴郡蜀漢置涪陵郡于此隋初廢郡以縣屬
渝州唐置涪州宋以溫山縣省入之元復舊
治本朝因之屬重慶府青城山在成都府
灌縣西南五十里唐杜光庭記岷山連峯接

岫千里不絕青山乃第一峯也前號青城峯
後名大面山山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
有八大洞應八節道書以此山
為第五洞天乃神仙都會之府

秋七月劉弘遣陶侃討張昌昌走眾降別將石

冰據臨淮不下

考異

討當
作擊

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
又破江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
之於是荆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為昌所據
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劉
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大破之昌逃于下
雋山其眾悉降惟石冰尚據臨淮○初侃少

流戍一起
遂亂五州

陶侃首破
張昌

用人者當
以劉弘為
法

孤貧為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見而異之命其子與結交後察孝廉至洛陽郎中令楊倬薦之於顧榮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弘謂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詔許之弘叙功詮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壻夏侯陟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于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之

集覽 下雋長沙郡邑名雋祖亮反督郵注見漢明帝永平七年暉竹角反羊公僕射

羊玄之 **正誤** 吾昔為羊公參軍今按羊公謂羊祐也祐嘗都督荆州軍事鎮襄陽

至是劉弘亦以荆州刺史都督荆州軍事故弘謂羊公之言驗也羊玄之乃惠帝羊后之父不曾

官荆州 **質實** 竟陵郡名注見元帝建武元年一統志云下雋漢之縣名屬長

沙郡晉因之梁改置上雋郡陳改為雋州隋廢入蒲圻縣唐改為唐牟縣五代楊吳改崇

陽縣宋元仍舊本朝改屬武昌府臨淮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

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

顯將張方入城大掠

晉六亂

穎初聽志
矯持以釣
虛譽所以
不終

河間王顥初用李含計欲俟齊王冏殺長沙
王又而討之遂廢帝立成都王穎以已為相
既而不如所謀穎亦恃功驕奢百度廢弛嫌
又在內不得逞其欲欲與顥共攻又盧志諫
曰公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
服入朝此伯主之事也參軍邵續諫曰人有
兄弟如左右手今公欲當天之敵而先去
其一手可乎穎皆不聽與顥共表又論功不
平與僕射羊玄之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請
遣又還國誅玄之等詔曰穎顥敢舉兵向闕
吾將親帥六軍以討之其以又為太尉都督
中外諸軍事顥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
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陸機為前鋒都
督督王粹牽秀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

本意貪位
托以自解
名士之無
實德如此

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粹等心
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
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帝如十三里橋
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方襲
敗之帝軍于芒山羊玄之憂懼而卒帝遂幸
緱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
計
集覽首鼠兩端西漢灌夫傳首鼠兩端注
顏師古曰鼠行一前一卻也陸佃云
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
又東漢鄧訓傳首施兩端顏師古曰首施猶
言首鼠宜陽注見周安王十一年芒山注見
漢靈帝中平六年北芒緱氏注見漢武帝元
年
質實邵續魏郡
安陽人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一 晉惠皇帝太安二年 正編

書法 顯穎表又專朝與前表同一也此則曷為書反又雖專政非罔比也而輒舉兵是反而已矣故書討

發明 典午之亂諸王更相屠戮未有明其孰是孰非者顯穎舉兵自晉紀觀之則曰河間王顯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又自通鑑觀之則曰顯起兵討長沙王又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皆未有明言二人之反者今綱目大書顯穎之反略不少恕何哉顯初用李含計欲俟罔殺又而討之遂廢帝立穎是顯有無君之心而穎亦預聞者也今又舉兵向闕至犯乘輿殺忠義之士是非反而何直筆書之蓋亦核其

實耳然大亂之世真贗不分玉石無別故前史承訛襲舛不能指名其罪後人觀之亦不能辨不有君子推原是否則悠悠千載孰能明之嗚呼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有功於斯世也歟

李流歿雄代領其眾 **考異** 雄上漏李字

李流疾篤謂諸將曰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流卒眾推雄為益州牧治郫城

冬十月長沙王又奉帝及穎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

陸機儼然
與帝相拒
惜亦族不足

不許攻父
作令雲未
嘗不是但
所輔不正
其餘不足
觀已

孫拯義士

孫拯以篤
愛機才亦
被赤族冤
極矣若費
慈字意則
更義更冤

帝自緱氏還宮，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又奉
帝與機戰于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
繫戟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
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初，宦
人孟玖有寵於穎，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右
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
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為小督，未
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直入麾
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
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及戰，超不受機節度，
輕兵獨戰，敗沒。玖疑機殺之，譖於穎，曰：「機有
二心於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穎
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著白
哈，與秀相見，為牋辭穎，既而嘆曰：「華亭鶴唳

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雲及拯下獄，記
室江統、蔡克等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之
色。玖扶穎入，催令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
百兩，蹀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
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嘆
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
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為
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
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
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
固言拯冤。」**集覽** 此縣公府掾資，公府三公之
府也。掾，官屬也。資，品格也。謂
邯鄲縣乃公府掾屬之資，言品格高也。貉奴，
貉莫客反，蠻貉也。陸機，吳人，故罵曰貉。著白

恰著陟略反被服也恰乞洽反土服也狀如
 弁缺四隅謂之恰恰或作帽案漢末王公名
 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魏武帝始制帽成
 帝制使尚書八座承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
 白帽低幃出入掖門又三宮直官著烏紗帽
 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帽矣掠拯掠音亮答擊
 之也兩蹀蹀户瓦反足蹀也廣韻
足骨也增韻腿兩旁曰內外蹀
見懷帝永嘉二年邯鄲縣名注見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一統志云華亭在松江府城西三
里俗名喚鶴亭
今為接官亭
 十一月長沙王又奉帝討張方不克頰進兵逼

京師詔雍州刺史劉沈討顯

長沙王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
 走遂大敗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
 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
 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
 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既戰勝以為方
 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利頰進逼京師公
 私窮蹶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票騎
 主簿祖逖言於又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
 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襲顯顯窘急
 必詔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
 合七郡之衆凡集覽窮蹶窮窘蹶迫也
 萬餘人趣長安河間河間王名顯質實

致張方救
河間以解
京師士雅
策甚奇

洛城注見周烈王六年祖
逃沱陽適人劉沈薊人

十二月議郎周玘等起兵攻石冰 **考異** 此與前條劉弘

遣陶侃討張昌亦
當書擊誤作討

議郎周玘等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
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傳檄州郡殺冰所
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廬江內史華譚
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冰遣其將
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還趨壽春征東將
軍劉準不知所為廣陵度支陳敏統眾在壽
春謂準曰此等以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
之眾其執易離請為公破之準乃益敏兵

陳敏初見
後據江東

集覽 北去里反 **質實** 吳興郡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

興平二年金陵葛洪
句容天玄之從孫

段氏初見

閏月李雄攻走羅尚遂入成都○封鮮卑段務
勿塵為遼西公

與夷相習
至與之結
援不諱

幽州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
以一女妻務勿塵一女妻宇文蘇怒延又表
以遼西郡封務勿塵浚沈之子也 **質實** 王浚晉陽人

甲 **子** **興** 元年 **漢** 高祖劉淵元熙元年 **成** 太宗
李雄建興元年 ○是歲僭國二大

春正月尚書令樂廣卒

廣女為成都王妃或譖諸太尉又以其問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又猶疑之廣以憂卒

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又穎入京師自為

丞相尋還鎮鄴

又屢破穎兵而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收又啓帝下詔免官置金墉城大赦改

諸王惟又克守臣禮

元城既開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夏謀劫出又以拒穎越懼遣人密告張方方灸殺之方軍士亦為流涕穎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穎為丞相越守尚書令穎遣石超等帥兵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

發明

張方助顯為逆大掠京城親與乘輿拒戰綱目前已書又奉帝討方則其

逆順甚明今雖穎兵進逼京師在臣子猶當相與堅守以待外援况力尚未屈越乃遽自攻圖然則非特穎反越亦反也書越使張方殺又曰使則越之罪益明矣况穎因以入京自為丞相者乎入者不順之詞自為者無君之事

士氣

雍州刺史劉沈及顓戰敗死之

顓頓軍于鄭為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沈渡渭而軍與顓戰顓屢敗沈使衙博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顓帳下沈兵來遲顓黨張輔見其無繼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沈南走獲之沈謂顓曰知已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遠天子之詔量疆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顓怒斬之新平太守張光數為沈畫計顓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

集覽

投袂猶言拂袖也左傳宣十四

劉沈死節
沈祖湫薦
于河間者
也

年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注聞無畏為宋所殺振其衣袖而起菹醢之戮其甘如薺菹醢注見漢文帝六年薺薺禮反草名廣韻甘菜也淮南子曰薺水菜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其枝葉細靡謂之靡艸詩邶風谷風篇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箋云茶菜名今野苦苣也茶誠苦矣而君子於已之苦毒又甚

質實

一統志云鄭古邑名於茶比方之茶則甘如薺也

春秋時為鄭桓公封邑秦為縣漢以後因之後周移於華州西南九里隋又移於華州城內故城在開封府城東二百里渭水名注見漢高帝五年張輔南陽人衡之後新平郡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

發明 前書詔沈討顯則是奉命討罪名義甚正然已書其官矣而此再舉之者美其有死節之誼故無嫌於重復也

進

詔羅尚權統巴東三郡

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劉弘求糧弘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存興願留為參軍弘奪其手板而遣之于時流民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流民遂安

覽 江陽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

給糧却叛屯種擢賢流戍之亂弭矣賢哉

二月賴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發明 皇后天下之母也太子天下之本也賴以人臣廢之可乎據事直書罪惡

甚矣

○廣陵度支陳敏及周玘擊石冰於建康斬之

冰眾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嚮皆捷遂與玘合攻斬冰揚徐二州平玘及賀循皆散眾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敏為廣陵相

質實 廣陵國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陳敏郵易人

顯表賴為皇太弟自為太宰雍州牧

玘循功成不居忠而賢矣玘固處之子

書法

皇太弟之名入綱目以來未有也穎廢太子意有在矣顯承穎意始創此號而表使為之太弟猶太子也豈臣下所得表為之哉綱目上書穎廢太子單下書顯表穎為皇太弟則顯穎之相表裏可見矣交罪之也書皇太弟始此終綱目書以為皇太弟六成都王穎豫章王熾慕容冲唐穎王灑壽王桀南唐景遂而即位者四

辭位者一景遂廢者一穎

發明

使穎當為太弟邪必出於朝廷之命可也今書顯表為之則其不當明矣下書自為太宰雍州牧則顯之反叛無君是亦一趙王倫耳然則穎獨無罪乎受其

賈人亂

士氣

○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侍中嵇紹歿之帝遂入鄴越走

歸國

考異

按提要作穎遂以帝入鄴

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眾望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珍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

紹長沙王
又臣也又
不虧奉上
之禮紹挺
身衛帝

諸王之逆
無過穎者

以顛駭之
惠尚知其
為忠紹之
忠誠貫于
金石

患亦有旌
直之德

公百僚戒嚴討穎石超奔鄴復皇后羊氏及太子單越奉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衆十餘萬穎會群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編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率衆拒戰陳軫弟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迎帝入鄴改元建

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軫上官已奉太子單守洛陽越還東海孫惠勸邀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荀晞奔豫州都督范陽王虓虓以為集覽行在注見漢武帝天漢二兖州刺史集覽年安陽漢地理志魏郡有安陽縣括地志云七國魏邑秦昭王拔寧新中夏名安陽城今相州外城是也即今彰德府安陽縣蕩陰漢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相州縣名屬魏郡括地志云蕩陰縣北過蕩河三十五里至相州案相州今彰德府是蕩亦作湯並音天郎反六璽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上官巳上官複姓巳其名也楚莊王少子為上官大夫其後以上官為氏虓虛

交質實一統志云安陽古地名本紂都之地

反質實在傳蕘陽卽此處戰國爲魏寧新中

邑秦更名安陽縣漢省入蕘陰縣晉始置安

陽縣後魏併入蕘陰後復置後周自古鄴城

移相州治此隋析置相縣尋併入焉唐宋元

皆因舊本朝因之爲彰德府治所仍舊焉

蕘陰古地名卽古之羗里地戰國爲魏蕘陰

地漢置蕘陰縣屬河內郡後魏省隋於縣東

十七里置蕘陰縣屬汲郡尋省入安陽後復

分安陽置蕘源縣大業初省唐初復置蕘源

縣屬衛州貞觀初改蕘陰縣屬相州宋宣和

初改屬濬州後仍舊屬金屬彰德府元不改

本朝因之改屬彰德府東海

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鄴縣

書法 征者何上伐下之辭也長沙王又書

討此其不書討何越非能討者也蕘

陰之敗嵇紹死之越走歸國仗義何有焉

故奉其主一也司馬昭曲在已則書攻東

海王越非能討則書征必若長沙王必而

後得書誅凡書奉帝奉其主皆事不在其

上也

發明 越前殺又助穎今乃奉帝征之果何

所及而綱目書之略無貶詞者仗順

討逆不責其前日之罪也至於蕘陰敗績

嵇紹召請在所猶能正色死節越謀人之

軍師敗不能死乃奉身鼠竄果何義邪上

通鑑綱目卷十七 晉惠皇帝永興元年 正編

通鑑綱目 卷十七
下書越走歸國則見越委奔乘輿逃難苟免昧於主辱臣死之義其罪皆不言自見矣

晉九亂

幽州都督王浚并州刺史東嬴公騰起兵討頽

初三王之討趙王倫也王浚擁眾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頽陰圖之不克至是又稱詔徵之浚遂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末及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同起兵討頽頽遣石超擊之騰越之弟也

集覽 鮮卑段務勿塵段姓也名務勿塵遼西鮮卑胡檀石槐之後烏桓羯末羯末人名也遼西烏桓胡種東嬴公騰騰各也封東嬴公史炤曰

東嬴者晉宗室之疎屬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

三年

發明

王浚身擁疆兵當朝廷傾覆之時坐視不救其罪大矣今頽稱詔召之始

不得已而舉兵然綱目乃予其討頽者何哉頽反逆唱亂傾陷宗室天子不能正諸侯不能討浚雖有罪然能仗義興師則君子固不得不予之蓋予浚所以誅頽也其旨嚴矣

東晉元帝

八月頽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

通鑑綱目

卷十七 晉惠皇帝永興元年

七

正編

王繇以編
素迎帝一
語見殺

急智

通鑑綱目 卷一十七

七

穎怨東安王繇前議殺之。繇兄子琅邪王睿
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
導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
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
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
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
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集覽 舍長官。舍如字止也。
長展 **正誤** 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今按
兩反。舍長官。絕。二字。昉見史記孟嘗君
傳。官字屬下句。猶言官司。官法也。舍長。舍中
之長。相稱。常人之辭。宋典詭稱琅邪王為舍
長。以惑津吏也。又魏畧。劉備使劉封挑戰。詈
曰。賣履舍長。而使假子拒汝。公邪。亦相輕之。

辭

質實

東安郡名。注見元康元年。王導琅邪
臨沂人。河陽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

二年

孟津

發明

書睿走歸國。與越走歸國。何異。然則
睿亦乘奔棄乘輿。邪曰。上書穎殺東安
王繇。下書睿走歸國。則見睿迫於逃死。非
越之比。此屬辭比事之意也。繇前有正議
穎不惟不能從。又追怨而殺
之。死不以罪。故不去其官。

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劉淵自稱大單

于

通鑑綱目

卷一十七 晉惠皇帝元興元年

七

正編

若無八王之禍劉淵雖強未敢遠僭號也

初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學弓三百斤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謂其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柰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肯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勿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幽并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恐非宿衛及近郡士眾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曰吾欲奉乘輿

厥後穎不從淵之計卒以奔敗失勢

還洛陽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王浚豎子東嬴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但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撫勉士眾靖以鎮之淵為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

集覽

編戶編排也史炤曰編戶者謂列次

民籍也呼韓邪注見漢宣帝五鳳元年呼延攸匈奴名也複姓呼延氏本曰呼衍後入中國語轉衍為延耳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離石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索隱曰

離石在上黨郡地志屬西河郡括地志云離石今石州所理縣也有離石山今名赤洪嶺北齊大破爾朱兆於赤洪崗即此

質實

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一統志

云離石漢之縣名屬西河郡晉改為西河國後趙改為樂石郡後魏廢為離石鎮後周改為石州隋改為離石郡唐復為石州後改為昌化郡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太原府

發明

劉淵何以不書反晉氏不審華戎之辨置之內地今骨肉相殘帝室傾覆

醜類乘時竊發固非彼敢於猾夏也晉自使之然耳是以書法如此

幽禁兵至鄴賴奉帝還洛陽浚大掠鄴中而還

考異

提要兵上有州字奉作以

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鄴中犇潰穎將數千騎奉帝御犢車南犇倉卒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張方迎帝還宮犇散者稍還百官粗備浚入鄴暴掠復還薊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犇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弃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柰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

其因辱與徽欽蒙塵相類

劉淵稱王之志決矣

通鑑綱目

卷一 晉惠皇帝永興元年

三

正編

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集覽 平棘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犢車犢牛子也以

駕車無齋齋牋西反備也裴也玉篇曰齋行道所用也詔貸之案漢武帝時縣官無錢從

民貸馬注貸吐德反從人求物也温注見周赧王二十九年薊注見漢王劉邦元年

實 倉卒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鮮卑烏桓俱東胡種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

書法 大掠而還何罪浚也成師討賊賊未討而遽還又因以肆大掠則不得為

義舉矣故綱目於起兵討穎則具其官大掠而還則斥其名

發明 浚前未減其罪者為急於討穎故也今乃縱暴如此則不可赦矣故特書

大掠以罪之

巴氏稱王

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

分 范長生安

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長生不可雄遂即王位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國為太宰以國離有知謀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

事雄彌謹

匈奴稱王

劉淵自稱漢王

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淵謂群臣曰晉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

通鑑綱目

卷之七 晉惠皇帝永興元年

正編

正編

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依高祖稱漢王，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後部人陳元達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遊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不答，及淵為王，或謂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之，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艸，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于淵，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高亮，與眾不群，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劉聰重之，以為漢世祖魏武帝之流。

集覽 削草

也。觀去聲，拓落高亮，史炤釋文曰：拓落，豁達之貌，高亮，高明之貌。

發明 嗚呼！此夷狄稱王稱帝之始。夫春秋謹華夷之辨，吳楚徐越，上世皆有顯

功，通乎周室，本皆華夏之諸侯也。聖人以其不循分守，僭號稱王，遂一切以夷狄待之，其見于經，或稱以子，或不舉其國而稱其州，未嘗以其稱王而遂王之也。中國之變於夷者，聖人之書法，猶謹之如此。矧本夷狄稱王稱帝，而僭吾中國之大號，所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者哉？劉淵本匈奴也，入我中華，僭我大號，今日以漢王書之，他日又以皇帝書之，春秋書法，豈若是哉？愚嘗因華夷盛衰之故而嘆世道升降之幾

自古夷狄為中國害莫甚於犬戎之弑幽王也然旋即遠遁未有據中國之地臣中國之人僭中國之號而至于數十年之久者有之始自劉淵焉原其所以致此者豈夷狄之罪哉中國之人有以感召之也管平王之東遷卒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至魯僖之時秦晉果遷陸渾之戎於此嗚呼既為沮澤潦水自歸既為夷俗戎狄自至氣數之相感風聲之相召有由然矣當漢明帝時無故以夢寐恍物之思遣遐荒絕漠之使迎胡鬼致胡書構帝王之宮以居之屈帝王之尊以事之其所以尊崇敬奉之者不止被髮野祭而已也以夷召夷遂有五

王胡亂華之禍濫觴於北朝之分治滔天於蒙古之混一而中國之土地人民盡為胡有矣嗚呼不有聖人復生則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幾何而不盡淪於夷哉

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僕射荀藩立留臺於

洛陽復皇后羊氏

張方在洛既久剽掠殆竭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令方具車載官人寶物軍人因妻畧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為馬帳魏晉蓄積掃地無遺方擁帝及潁豫章王熾等趨長安顛迎于霸上以征西府為宮唯僕射荀藩及司隸劉暉等在

陵替潰散之慘所僅見者

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復集覽妻畧略與掠同奪取也畧

宮人而妻之流蕪武帳武帳之上有流蘇之飾故曰流蘇武帳又案考索倦遊錄曰盤線

繪繡之毬五綵錯為之同心而下垂者曰流蘇又析羽曰流蘇文選子虛賦蒙鶡蘇注曰

析羽也摯虞曰流蘇者緝鳥尾而垂之若流然以其縈下垂故曰蘇今俗亦謂條頭縈為

蘇又左思吳都賦張組帳構流蘇注云組繡色也流蘇者五色羽飾帷而垂之也武帳注

見漢武帝元朔五年馬帳帳本作鞞一作鞞音將先反馬鞍具也噉他混反質實

霸上地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

廢一太弟立一太弟兒戲可笑

十二月太宰顓廢太弟賴更立豫章王熾為皇

太弟

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賴熾及吳王晏晏材庸下熾冲素好學故太宰顓立之詔賴

還第而以顓都督中外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與顓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王衍為左

僕射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顓以四

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質實豫章郡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名注見

漢武帝元鼎五年

兵解則道路清通不和解于兄弟而和梓矣

書法

顯頴自書舉兵反斥名而已太宰其自為也書曰太宰顯何因其稱而稱之所以著其悖也至伏誅則止稱河間王矣前書表頴為太弟則譏之此書太弟頴是成之為太弟何也成之為太弟所以重罪顯也表為太弟非矣廢而更立甚哉

發明 顯頴反叛更相表裏晉室之亂所以不可解者二人之罪尤著且太弟前此未有而顯表立之頴亦不顧義理而為之今頴勢窮顯又從而廢之在顯頴本不足道也特書屢書姑以著典午氏之亂而已可勝嘆哉

漢寇太原西河郡

太原縣東立新館王顯為

士氣

宗氏守節

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

集覽 茲氏本古并州邑案并州今太原府是茲音胡犬反漢書地理志上黨有茲氏縣顏師古曰茲水所出也凡縣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耳介休漢西河郡邑唐置介州後州廢寓汾州括地志云古西河郡今太原府汾州是也有介休縣縣南有介山介之推廟在焉

質實 太原郡各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一統志云茲氏漢之縣名屬上黨郡後魏改為茲氏縣北齊改為高平縣隋屬澤州唐初於縣置蓋州尋廢

通鑑綱目

卷十七

晉惠皇帝永興元年

百

正編

之五代宋金元仍舊本朝改屬澤州西河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介休秦之縣名
 以介山為名漢屬太原郡晉屬西河國後魏
 改為平昌縣隋初復為介休縣後於縣置介
 休郡唐初改郡為介州後州廢以縣屬汾
 州五代宋金元俱仍舊本朝改屬汾州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七

